

当前位置：[网站首页](#) > [当代文坛](#)

中国文情报告·长篇小说：精神的凸显与艺术的拓展（五）

【作者】白烨

5、开辟艺术新路

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，一直没有间断过和停歇过。但在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，一些文学名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的探索，因为既有较大的求新力度，又显得较为圆熟和成熟，因而为文坛内外的人们所广泛关注。

长篇小说上的这种艺术出新，在一些名家那里，有的主要表现为叙事人的拟物性，使得叙事超越通常的人的视野，而具有一种另类意蕴；有的主要表现为叙事人的分解，使叙事呈现出多头性与立体性；有的则主要表现为以器物为对象或意象，在物与人的对应关系中表现凝聚在风物中的风土与风情。2006年的这三种写作倾向的代表性作品，依次是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，史铁生的《我的丁一之旅》，李锐的《太平风物》。

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，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，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，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、乐观、坚韧的精神。《生死疲劳》出版之后，作者莫言接受采访时说到这部40多万字的作品是43天写出来的，随之引起了读者的质疑；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的长短，并不能直接和作品质量划等号；但《生死疲劳》是激情之作，确是确定无疑的。作品以章回体和“六道轮回”的故事线索，着力塑造了蓝脸等农人的生存与愿望，揭示了农民和土地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内在而复杂的关系。作品的精彩之处在于由不同的人物汇聚了一条记忆的河流，并由个人身体里动物拟态构成了集体性喧哗，作品一如既往地表现了莫言的超常的想像力和表现力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他是用“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”的方式，逾越着并延展着“传统”。

《生死疲劳》的叙述角度异常复杂，“大头儿”“蓝解放”“莫言”，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。文中的“莫言”并非作家本人，也不纯粹是一个作家，他的出现是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存在的。“大头儿”与“蓝解放”构成对立、对话的关系，彼此消解，又互相矛盾，“莫言”的出现是为故事提供似是而非的阐释，以此增加小说的多义性。这三位叙述者构成了文本复杂的张力。小说最为神奇与独特的地方，是通过动物的出生、生长、苍老、疲惫、死亡，书写一种动物的生命性，又通过动物生命的低贱性、短暂性和偶然性，书写属于它们的欢乐、悲悯、狂喜与哀愁。在这里，动物是主要叙述者，又是历史见证者，动物与人的相互转换，人与动物的相互纠结，使得故事具有了独特而超常的视角，使得整个作品，构成了人与动物，动物与人，人与土地，动物与土地的多重多向对话。因而，作品在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，抒写了一部有关人与土地、动物与土地的狂欢曲。

史铁生的《我的丁一之旅》，是写作者一向较少涉猎的爱情题材的，如果要对作品的主要情节加以概述，那大致是：年轻有为的编剧的丁一，在众多的漂亮女性中如鱼得水，并因此性染病身，眼看无法医治。就在这时，奇迹出现了。在丁一身上那些丑陋却要命的症状，忽然全自动消失了。他不治而愈。而大难不死的丁一也脱胎换骨，他厌恶了动物一样到处寻找感官满足的性生活，开始寻找真正的爱情。之后，丁一迷恋上了离异的女演员秦娥。于是，两个人开始在共同编织的戏剧与梦想里进行性爱合一的理想实践。可是，秦娥的前夫商周出现了，他是一个能够带给秦娥现实满足的成功的商人。秦娥选择了商周，她要过一种“正常的生活”。而执著寻找爱情的丁一最终离开了人世。

 收藏文章

 打印文章

 关闭本页

 发表评论

 阅读量[307]

 评论数[0]

这是一部要用心阅读、细心体味的现代爱情小说。史铁生用洁净优美、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、性和性爱，追溯爱情的本原，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。那些灵与肉的纠缠、性与爱的排演，那些孤独的感动和温情的抚慰，那些柔软的故事和坚硬的哲理，无不给人以情理之中的体验和意料之外的启示。小说的过人之处，在于作者将叙事人“我”拆成三个人，以“我”、史铁生和丁一三位一体同时或交叉出现，多个线索同时进行，它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定，实现了肉身和灵魂的对话，又揭示了人性之深邃与复杂。

有意味的是，与莫言在《生死疲劳》中有意打通人与动物的勾连不同，史铁生在《我的丁一之旅》里，通过这样的三重身份的自我对话，在情感层面上细述人与动物之区别所在。年轻的丁一在反思自己放浪形骸的生涯后，终于意识到，自己的乱性纵欲，其实和禽兽并无太大的不同；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不仅有身体欲望，还有精神情感，而性爱合一正是这种体现的最高形式。显然，人之爱情如何合乎自身目的地发展，人性如何与情性真正和谐起来，这是史铁生所要思考和探究的主要问题，也是这部《我的丁一之旅》作品的深意之所在。

李锐《太平风物——农具系列小说展览》，是一部16个短篇小说构成的系列作品。作品中，每个小说的题目都是一件农具，比如镢、锄、耢、镰、斧、扁担等。农具是小说的引子，也是小说的意向。作品将图片和文字、文言和白话、史料和虚构、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，以一种李锐式的独特的“超文体拼贴”，讲述了以一件件农具与一个个农民的故事，并勾勒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特有风情与中国农村的演变历史。

在这部系列小说集里，千年不变也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件件农具，既是农人的劳作工具，又是农人的生存依托，有时还是磨人的钝器和杀人的利器，它们以物的形式呈现着，然而却与人形影不离，相互较劲，以近乎荒谬喜剧的形式逐步远离了他们在千年前所被设计的功能。耕牛被扑杀、桔槔被当作偷运煤火车上煤块的杠杆、铁锹成了迎合城里人观光时的滑稽道具、磨盘被用来捆绑买来的女人……。农具在这里为人们使用着，展览着，也向人们证明着，倾诉着。

李锐说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就想把农具作为我的主题，把它看作是我小说里的人物。我希望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不仅能作为我小说的背景，而且要作为活着的东西根植在我的小说里。我希望能让人们看到我们几千年的农业文明，在全球化的处境之下是什么样的，那些操着农具的人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的。”显而易见，这本书的写作，达到了他原初的目的。而我认为，李锐这部小说的意义，不只在于以“物”叙事，他的立足于本土现实，在农耕文化中寻找小说素材的成功尝试，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也卓具启迪意义。这与很多写作者闭门造车，甚至常常从国外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寻求资源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也说明，本土文化不是没有好东西，而是需要发现好东西的眼睛。

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，自然不止以上概述出的问题和点评到的作品；而在选择了这样一些视点之后，另有一些长篇作品就很难提及，因而挂一露万就在所难免。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并非全面的扫描，也可见出长篇小说在2006年的不俗实绩和长足进取。这样的—一个发展势头无疑是令人欣喜的，因为它包孕了多种多样的可能，也预示了更新更大的前景。

（本章 执笔 白 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

【原载】《中国文情报告（2006—2007）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
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，由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，19
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西	

更多
加盟
信息

